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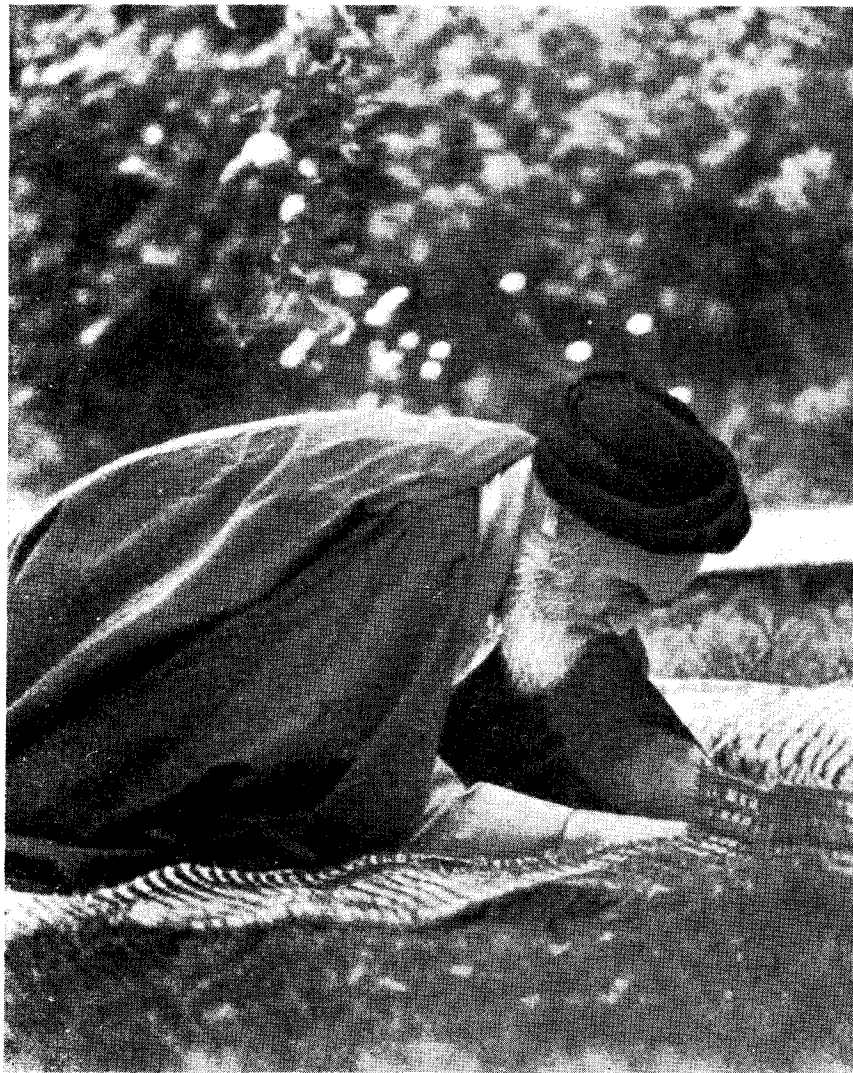
霍梅尼

(奥)海因茨·努斯鲍默 著

53.7375



恭候霍梅尼：千百万人在大街上游行。



苹果树下的老人：霍梅尼在巴黎市郊诺夫勒夏托。



君主和大臣在古勒斯坦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打败国王的胜利者
在著名的阿拉维女子学校。

目 录

第一章	白手起家	1
第二章	老爹殉难	9
第三章	真主的兵	15
第四章	库姆风云	26
第五章	冤家国王	35
第六章	首次决斗	45
第七章	辗转流亡	52
第八章	国王罪孽	65
第九章	暴乱伊始	78
第十章	遥控革命	88
第十一章	国王出走	99
第十二章	重返家园	109
第十三章	警察下台	121
第十四章	人间天国	133
附录	霍梅尼语录	141

第一章 白手起家

一个毫无权势的阿訇，通过遥控战胜了权势显赫的伊朗国王，他的这一成就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一胜利是在缺乏有势力的盟友、既无坦克又无士兵、甚至到最后阶段也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取得的。正如这位伊斯兰斗士的政治命运所决定的那样，人们不应再否认这个人是当代历史上的奇迹了。说得确切些，就是不应否定这个人和他的精神世界，不应否定这位政治化的神学家和他所领导的运动。

凡此种种，显然不仅使伊朗事件的名声——且不谈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超越了这个日夜流血的世界，而且使霍梅尼这个名字被西方千百万人看成荒诞不经的代名词；但事态的发展，不仅违反了西方的逻辑和政治推断，而且也不符合工业国家替第三世界所安排的关于未来的主要模式。

霍梅尼这个人飞黄腾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国王统治伊朗长达几十年这一肥沃土壤，如果没有这个国家操之过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的飞黄腾达是不可能的。此外，还需要有一定的世界政治气候。相反，宗教热情在伊朗戏剧性转变的真正动机中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在同国王决斗时，霍梅尼如此显眼地拿在手中的先知绿旗，固然是召唤一切王室冤家的闪光信号，但是，把它作为某一具体神学教条胜利的

标志，其意义即使在凯旋的高峰也还是值得怀疑的。当伊朗人民同霍梅尼一起反叛国王时——详细情况在这以前很少报道——虽然数以百万计的绝大多数民众同意了把他们的英雄所坚持的宗教原则当作对抗现存可恶秩序的模特儿，但是，人民举行起义并不是为了实现霍梅尼关于“天国”的幻想。对欧洲人来说，要理解与这位什叶派领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群众运动的真正动机恰恰是困难的。在这位七十六岁的阿亚图拉^①受到他祖国居民热烈欢迎的那些日子里，一种奇怪的悬殊景象映入了广大公众的眼帘：报纸和电子宣传工具细致入微地报道了德黑兰市内和市郊发生的骚乱、民众向霍梅尼欢呼的情景以及他的敌人的殊死挣扎；但与此同时，这一冲突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和人情上，却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式人物。人们对于他的目标——数十年苦思冥想的成果，很不清楚。对于他本人的履历，那就更加不清楚了——当宣传机器早已把霍梅尼捧为超级明星时，他的身世却依然是个谜。

在骚乱、示威和罢工的热潮中，无论是比较狭义的传记性材料，还是范围比较广泛的评论性文章，都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霍梅尼是何许人也？”

这个拥有各种情报渠道、间谍、外交官、卫星和电子计算机的世界，怎么可能忽视了这位作为石油中心地带的中心人物的老人呢？一个被遗忘的神学家怎么能战胜一个自称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伊朗人民无条件拥护自己、并在逃离本国

^① 阿亚图拉(Ayatollah)，阿拉伯语原意是“真主意志的体现者”，后来成为什叶派的宗教职称和学衔，表示学识渊博，众望所归，有很高权威。——译者

之前的五个月，很有把握地宣称“没有人能推翻我……我有权力”的所谓不可战胜的独裁者呢？况且，他还是一位拥有一支无条件忠于他的、似乎是最强大军队之一的国王。

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半个世纪以来每天处于王室宣传的交叉火力网下的民族，怎么会如此出人意外突然地听任“雅利安人的太阳”（国王的尊称）落山，而去追随一颗被伊朗人衷心地欢呼为“所有信徒的光明”的新星呢？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首要前提”为座右铭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竟然晕头转向，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发展中国家的当权者没有一个人象国王那样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实行一项野心勃勃的经济和发展纲领，如此卖力地推行社会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业化。但是，他最后所得到的却不是所期望的政治稳定，而是人民起义。

继一九七六年二月华国锋当选为中国党的首脑而成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之后，被大吹大擂了半天的全球总体情报时代，又遭到了第二次可怕的破产。因为把霍梅尼这样一个政治变革的主角又给忽视了，而实际上是忽视了他漫长的一生。西方国家档案馆和秘密情报中心的档案里，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都是空空如也。这种丢脸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大危机区之一的地方，因而显得更加危险。伊朗国王的逊位和下台，在一九七九年初改变了东西方大国原先期望或承认的地缘政治态势。因为在以往的岁月里，伊朗王国自觉地承担着一项巨大的责任：充当东西方利益的缓冲器和欧亚两洲之间的纽带。伊朗国王的废黜，显然使波斯湾的许多石油大王以及诸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乌金”消费者不寒而慄。

阿訇霍梅尼之所以能成为巨大变革的中心人物，是由于他是德黑兰王室首屈一指的死对头。三十年来，他始终坚持要求国王退位。当王室的其他批评者对国王的虚假权威感到绝望，而对这种胆大包天的政治目标又几乎连偷偷地想一想也不敢的时候，霍梅尼却已经在大声疾呼了。霍梅尼不顾自己和国王之间的力量悬殊，顽固地主张必须把“魔鬼”赶下孔雀宝座。他所维护的宗教，不仅给了他合法身分，而且还给了他精神慰藉：“对一个不公正的统治者说上一句公正话胜过祈祷一百年”，伊斯兰的经典就是这么说的。于是在反对暴君的斗争中死去，就是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

世界上这么久听不到这位伊斯兰教的萨佛那罗拉^①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对头——伊朗国王，几十年来几乎完全把霍梅尼活活地葬送了；二是西方公众长期来对国王恭顺备至，在大伊朗洋洋自得的岁月里，几乎不想听到关于霍梅尼的消息。但最后还是由于国王自己滥用秘密情报机关“萨瓦克”^②的权势，弄巧成拙，估计错误，在伊朗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逻辑混乱的诽谤性文章，把这位被流放的人给招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从而触发了一场导致伊朗街头万人死亡的再也无法刹车的运动。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原来这个长着一把浓密白胡须、两条粗黑眉毛的年迈阿訇，在长达十四年的流放中（先是在土耳其、伊拉克，后来到法国）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

① 萨佛那罗拉(1452—1498年)，意大利教士和宗教改革家，这里喻指霍梅尼。——译者

② 萨瓦克(SAVAK)是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缩写。——译者

万马，连最现代化的火炮和轰炸机也无法与之匹敌。这个比喻虽属老生常谈，但却是确切的：全国有十八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们作为教士、教师、兽医、文人和仗义疏财的义士，是遍布在王室现代化阴影笼罩下的千千万万个伊朗村庄里的一支精神上的精锐部队——一股实际上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八万个清真寺，就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由于宗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它们数十年来一直不受国王的约制。

自从昔日的牧羊人、后来的哥萨克上校礼萨·汗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冕为礼萨国王以来，巴列维王朝一直在探寻神圣的裔系，以维护其统治。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通过举行盛大庆典，从波斯波利斯^①、大流士^②和薛克斯^③二千五百年前的古老荣光中为其王权找到了依据。这种继承权——它如此引人入胜地使几百万画报的读者去怀古索源——也许加强了伊朗作为石油天堂志愿“警察”的外交地位，但却使伊朗本身面临着一场危险的挑战：国家的伊斯兰支柱被古波斯的基础所公然替换，真主受到萨拉苏什特拉^④明目张胆的挑战。

年迈的霍梅尼和他的毛拉们却没有必要去寻根索源，因为他们的继承权源远流长，他们的基础包括整个民族。“真主是万能的，霍梅尼是我们的带路人。”这类口号，几个月来一直

① 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的首都。——译者

② 公元前第三、四世纪，波斯三代国王均用“大流士”的称号。——译者

③ 薛克斯是波斯国王，公元前485—465年在位。——译者

④ 萨拉苏什特拉是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的预言家和宗教家。——译者

响彻伊朗城镇的大街小巷。

然而，这位年迈的什叶派领袖对权力的要求，并不仅仅以其语言的力量和权威为依托。伊朗人对他感到着迷的东西，是他本人的品格：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他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无瑕白璧。几十年来，他一直反对我们欧洲人誉之为进步或现代化时代象征而大吹大擂的一切（从伊斯兰教所禁止的银行到游乐场和色情电影）。当他的故国日益眼光短浅、腐化、甚至变得孤僻的时候，当君主雄心勃勃的经济梦想和大多数人民的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日益明显的时候，他始终在为恢复简朴的生活而斗争。

在西方眼里，伊朗是在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繁荣中，伊朗王国在其晚期岁月里，越来越成了一个处处是围墙和哈哈镜的国家。围墙隔离了一切村庄，围墙使德黑兰所有住宅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从而分割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造成了伊斯兰教生活所不容的后果。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堂皇的厅堂。因此，尽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统计数字，有规模惊人的军事力量，尽管东方和西方不断向国王鞠躬致敬，但伊朗却变成了一个霍梅尼几十年来极力反对的、越来越酷似一幅讽刺画的国家：在妄自尊大的后面，隐藏着动荡不安；在经济浮夸的后面，隐藏着对丧失本身价值的悲哀。

霍梅尼关于“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的福音，毫不费气

力，仅仅由于国家本身的发展而涂上一种越来越现实的色彩。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对宗教幻想的评价，远远高于所有谈论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诱人词句——这些都是国王从西方引进的。

当霍梅尼返回伊朗时，一家德国报纸曾这样写道：“在一万二千米高空，这位虔诚的老人，几乎以音速飞回到中世纪。”在欧洲人看来，这句批评性的、损人的话，似乎只有在人们懂得霍梅尼关于“天国”的梦想之后才能加以理解。实际上，真正难于理解的倒是，为什么一个右翼专政会在伊朗遭到思想上显然要右得多的狂热民众的唾弃。然而，霍梅尼对伊朗人民的魅力——如果它不是作为追求其他政治目标的面纱——是有其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原因的……这种魅力，是那顽强正直的人物在那受人憎恨的当权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几十年坚贞不屈的刚毅精神的产物。它依靠的是那个人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它是以人们对一种简朴和公正生活的普遍渴望为基础的，这种渴望长期以来也曾席卷过所有工业国家。对伊斯兰教这个社会保险体系来说，它格外具有诱惑力。

当炼油厂和工厂停工，机关和学校关闭，外国观察家有理由对经济混乱感到忧虑时，霍梅尼在伊朗的亲密战友通过空前的团结和自发的社会安排，使人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围墙和哈哈镜后面，伊斯兰教信誓旦旦想实现的古老集体生活突然又再临人间：伊斯兰合作社在德黑兰分发廉价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把它们赠送给手拿古兰经、真诚地证明自己贫困的人们。几万名罢工工人从伊斯兰社会基金会那里领取他们过去的工资。当正在瓦解的国家组织已经不能维持最必需的

慈善机构时，死者的孤儿寡妇却得到了资助救济。

所有这一切，使那些把对救世主的期待寄托在霍梅尼这个普通人兼阿訇身上的老百姓的想法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了。这是通往冒险生涯顶峰——通向一场顽强斗争的胜利的道路上最后几块里程碑。这场斗争，早在霍梅尼诞生前就同他的名字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章 老爹殉难

在荒芜的洛雷斯坦^①

信仰真主的甘地

阿拉克^②的密探

抉择：姓氏问题

七十多年前，有一个老人在伊朗贫瘠的高原上逐村游荡。他头裹黑色缠头，肩披驼绒色“阿巴”^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硬汉子，是一位真主的教士——一位非凡的人物。他以独特的方式区别于新旧世纪交替年代里的毛拉们：这位云游阿訇向受苦受难、无权无势、穷似乞丐的农民诅咒主宰城乡生活的伊朗大地主。

在狭窄的粘土房里，贫穷和苦难是形影不离的客人。几代人的大家庭，挤在斗室里的一张小小的、往往是自织的四方地毯上，同吃、同住、同睡、同劳动、同嬉戏——他们共同分享着住房和家当：一两头牛、一两只羊和一头驴。每年，木瓜地、

① 洛雷斯坦是伊朗的一个省，位于伊朗西部。——译者

② 阿拉克是伊朗的一个地名，位于首都德黑兰和圣城库姆西南。

——译者

③ 阿巴是阿拉伯人穿的宽大无袖的长袍。——译者

庄稼地、菜园和甘蔗园里的收成，他们顶多只能拿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归地主。这是按一个简单的算法办的，就是地主提供了三种生产资料：土地、水和种子；而农民只提供了一样东西：劳动。在这个老毛拉游荡的巴克蒂亚尔和洛雷斯坦交界的高原地区，农民的收入大都只够吃到仲冬，随后就必须寅吃卯粮，向地主预支来年的收成。医药局限在有点医疗经验的人开些草药的水平上，因而小病也会迅速导致死亡。在地主为装点仁慈博爱的门面而开设的农村诊所里，各种新流行的传染病随时在追逐着受害者。

那时，审判权统统掌握在封建主手里。如同把选举作为扩大自己财产的手段一样，他们凭借着审判权横行霸道：黑夜里夺占村庄，劫掠城镇；掳掠人口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七十年代的欧洲出现的某些似乎是政治极端分子的创造发明，在伊朗早有先例：绑票使富贵人家提心吊胆；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如数付款，那末人质可以不受伤害，获释回家……。在分配首批议席期间，地主早已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拉农民——投票牲畜——的选票了。在公布初选结果的疯狂日子里，也可听到某个落选议员的绝望呼声。这个议员本来估计自己能在选举中获胜，但最后却在使人捉摸不透的选举中一票也没有捞着。他对聚在一起的地主们诉苦说：“五千人答应投我的票，结果却骗了我，这一点我算是领教了。但我不知道还有我自己的一票。早知道，我应该投自己一票。”

在这个社会里，农村中的阿訇只能在博得富人欢心的情况下才能活下去。因为农民和村庄的主人，在收获结算中也收取伊斯兰教社会税，把它们分给阿訇、赤贫者，并用于建造

清真寺。仰人鼻息与这位在高原上游荡的老毛拉的秉性是格格不入的，简直比自杀还难受。在所有的集市上，他咒骂那些本应供养他的人，向他们挑战。面对独断专行的势力，唯一能保护他的东西，看来只有那条证实他同先知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的黑色缠头了。

在伊朗，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直系后裔拥有“赛义德”的光荣称号，其中大部分被称为“阿加”^①。但是，如果穆罕默德的亲属不是阿訇，那末，为了表示他们的特殊出身，要在臀部围上一条绿色的围巾。这是一种传统，今天在欧洲的许多伊朗地毯商人中仍可见到。

这位裹着缠头、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里游荡在巴克蒂亚尔和洛雷斯坦之间的老人，对圣典颇有研究。许多善男信女都把他当作宗教问题的公正权威。他是一位阿亚图拉。这个称号在德文里译作“真主象征”或“真主化身”都不很确切。这位革命阿訇，冒犯封建老爷们万能至上的权威，未经许可就直截了当地成了伊斯兰教的主教一类人物，成了一位受过特殊教育并享有善男信女特殊公认的毛拉。关于他的出身，历史记载是模糊的，因为有关出生和死亡登记的书面记录在上个世纪的伊朗是没有的。据德黑兰今天的说法，他的父亲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叶从克什米尔流浪过来的。这一点他的近亲无法证实。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位老阿亚图拉本人，在印度（也许是克什米尔）学习过几年——从他的言论来看，的确有许多圣雄甘地精神的印记。但是，祖籍也罢，本人在远方的学

① 阿加是伊斯兰国家的统帅、大官。——译者